臺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五期
2011 年 12 月　頁 125~156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延滯與替代：論《西遊補》的自我顛覆敘事

許　暉　林*

提　要

根據《西遊補》的作者董說（1620-1686）的說法，《西遊補》是從《西遊記》的六十一回「三調芭蕉扇」之後補入。這與傳統小說續書多是從原來小說的終點開始續寫的書寫方式有著明顯的差異。而這樣的差異對於我們理解《西遊補》與《西遊記》之間的對話關係有何意義？這個問題即是本文的出發點。

本論文首先指出，《西遊補》的敘事一方面不斷提醒讀者對小說情節保持一定的距離感；但是，從小說字體的使用、不同文體之間的橋接以及主角行者對於其所經歷的一切的反應，我們卻又可以發現敘事在引導讀者以及主角孫行者在經驗小說中不同層次的空間轉換的同時，迫使讀者滯留在不同空間之間的分界線上，或者說是處於一種對於越界的無意識狀態。這樣一種越界經驗的模糊性使得小說最後行者是否眞的結束夢境並且回到《西遊記》的世界，成爲了一個可被質疑的問題。論文另一討論重點是《西遊補》當中的假冒與替身的主

本文於 100.08.23 收稿，100.11.16 審查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題。變化與假冒一向是《西遊記》中行者慣用來欺騙妖精的手段。但是，在《西遊補》當中，行者自己反而必須假冒《西遊記》中的假冒者六耳獼猴。這樣的情節設計所衍繹出的「替代主題」也暗示著這個從《西遊記》當中迷路、歧出的行者的主體性最終被被替代與解構。在這個意義上，董說的《西遊補》其實並非提供行者一個由迷而悟，最後回歸《西遊記》的保證，而是從敘事結構的層面上動搖了回歸《西遊記》的可能性。

關鍵詞：董說、西遊補、萬鏡樓、延滯、替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eferment and Substitution: *Supplement to Journey to the West*

Hsu Hui-Lin*

Abstract

Supplement to Journey to the West (*Xiyoubu* 西遊補) is a sequel to *Journey to the West* (*Xiyouji* 西遊記). According to its author Dong Yue (董說, 1620-1686), it is subsequent to *Xiyouji's* chapter 61, "Three Tricks with the Banana Palm Fan" (三調芭蕉扇), unlike most other sequels in vernacular fiction tradition that continue the last parts of their earlier books. This obvious *difference*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a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Xiyouji* and *Xiyoubu*.

This paper first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narrative of *Xiyoubu* continually blurs the boundaries of dream spheres and lends a sense of deferment when leading readers to travel through different places with the protagonist Wukong. Given the vague boundary between dreams and reality, readers may wonder whether Wukong is finally awakened from the dream and return to the world of *Xiyouji*.

The other theme under discussion is substitution. In *Xiyouji*, Wukong often transforms himself into others to deceive monsters. In *Xiyoubu*, however, Wukong is disguised as Six-ear Macaque, the one who disguises himself as Wukong in *Xiyouji*, only to survive. This mutual substitution suggests that the subjectivity of Wukong is deconstructed and substituted. In that sense,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Xiyoubu* doe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ot promise an enlightened return to the world of *Xiyouji* but sophisticatedly negates the possibility of a homecoming to *Xiyouji*.

Keywords: Dong Yue (董說**), *Xiyoubu* (**西遊補**), *Tower of Myriad Mirrors* (**萬鏡樓**), deferment (**延滯**), substitution (**替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延滯與替代：論《西遊補》的自我顛覆敘事

許　暉　林

一、前言：從受困說起

董說（1620-1686）在他二十一歲那年所寫的白話小說《西遊補》，一直被小說研究者視爲《西遊記》續書當中最爲傑出的作品。[1]《西遊補》作爲一個佛教「修心悟道」的寓言，前輩學者已經多有論及。[2] 既然《西遊補》被視

---

1 關於《西遊補》的作者，學界歷來有不同看法。以董說爲其作者是大部份學者的共識。另一部份學者則認爲《西遊補》實爲董說的父親董斯張（1586-1628）所作，董說只是加以潤飾。最早提出後面一種看法的是高洪鈞。見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天津師大學報》第 6 期（1985 年 12 月），頁 81-84。傅成洲則是從版本比較入手，推論董說並非作者，而僅是「續」《西遊補》，見傅成洲：〈《西遊補》作者董斯張考〉，《文學遺產》第 3 期（1989 年 6 月），頁 120-122。謝文華亦主張此說，見謝文華：〈論《西遊補》作者及其成書〉，《成大中文學報》第 24 期（2009 年 4 月），頁 115-138。然而，持此一論點的研究者所提證據仍多屬間接證據，因此本文仍以董說爲該小說的作者。

2 例如傅世怡就認爲全書大旨在第一回「鯖魚擾亂心猿，總見世界情緣，多事浮雲夢幻」一語當中昭然若揭。林佩芬也指出《西遊補》的主旨是「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作一個注腳。」見傅世怡：《西遊補初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頁 83；林佩芬：〈董若雨的《西遊補》〉，《幼獅文藝》第 45 卷第 6 期（1997 年 1 月），頁 215-219。以《西遊補》對佛教義理的借用關係爲論述主軸的英文研究成果，見 Li Qiancheng, *Fictions of Enlightenment: Journey to the West, Tower of Myriad Mirrors,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悟道小說：《西遊記》、《西遊補》與《紅樓夢》）（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2004）, pp. 90-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西遊記》的續書，再加上董說本人在其附於小說之前的具有導讀性質的〈《西遊補》答問〉一文中，開宗明義地揭示了小說的主旨是讓孫行者「走入情內，見情根之虛；走出情外，見道根之實」，[3] 因此《西遊補》也就很自然地常被放在佛教破妄顯眞的框架之下加以閱讀。從任何角度來看，佛教教義絕對是我們在理解這部小說的意義時不可忽視的參考架構。然而，我們同時也不能忽略，〈答問〉當中以「心」作爲解釋小說意義的總綱領，其實是董說自己對於《西遊補》與眾不同、難以理解的敘事模式所提出的一種閱讀策略。過去學者對於《西遊補》在敘事模式上的討論，常常強調其時空與情節的不連續性與矛盾性，並且將這樣的敘事特性視爲與其他小說最大的差異所在。[4] 而董說在〈答問〉提出以「心」來涵攝文本中的矛盾與斷裂，似乎說明了董說承認這部小說缺乏一種內在的敘事邏輯，而必須以「心」來加以統攝貫串。然而，董說刻意寫了這樣一個小說導讀，也讓我們不得不問一個問題：董說提出這樣的閱讀策略，在試圖統合一個看似缺乏連續性的敘事的同時，又壓抑與排除了什

[3] 明・董說：〈《西遊補》答問〉，《西遊補》（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年，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小說叢刊），頁 9635。

[4] 柴葵珍以爲《西遊補》呈現出一種敘事空間的交叉、時間逆向、情節曲折不合理等等超乎常規的特徵。陳冬季也提出類似看法，認爲《西遊補》的美學特徵在於敘事的淺表的無序狀態與深層的有序狀態，以及各種違背常情的情節描寫。見柴葵珍：〈優美的荒誕，清醒的空幻——《西遊補》初探〉，《湖州師專學報》第 1 期（1989 年 2 月），頁 41-44；陳冬季：〈變形、荒誕與象徵——論《西遊補》的美學特徵〉，《明清小說研究》第 2 期（1989 年 6 月），頁 144-155。相對於強調《西遊補》敘事的不連續與不合理，高辛勇是以符號學的角度對《西遊補》的敘事者、受話者、敘事指涉、鑲嵌技巧等方面進行分析，從敘事結構的角度說明小說當中由多種敘事技巧所構築出來的深層結構性。見 Karl S. Y. Kao, "A Tower of Myriad Mirror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arrative in the *Hsi-yu Pu*,"（萬鏡樓：《西遊補》中的敘事理論與實踐）in Chow Tse-tsung, ed., *Wen-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 vol. 2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pp.205-241. 林景隆的碩士論文則是試圖從接受美學、敘事學等理論方法出發，探討西遊記續書與《西遊記》之間的內在聯繫與結構。見林景隆：《西遊記續書審美敘事藝術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龔顯宗先生指導，1999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麼樣的可能的閱讀方式？而這一個被壓抑的閱讀方式，又是暗示著怎麼樣不同於〈答問〉字面上所傳達的，關於《西遊補》與《西遊記》之間的關係的思考？本文即是希望藉由分析小說文本的敘事結構本身，探討小說敘事在作者所言明的「求其放心」以及「由色入空」的主旨之外所呈現的，對於《西遊補》與《西遊記》之間關係的一種可能的定位方式。

《西遊補》的作者董說在〈答問〉當中說，「《西遊》之補，蓋在火焰芭蕉之後，洗心掃塔之先也。」[5] 也就是說，《西遊補》十六回的故事是從《西遊記》第六十一回「三調芭蕉扇」與第六十二回「洗心掃塔」之間插入。《西遊補》的情節大約是這樣：孫行者在爲師父化飯的途中被鯖魚精所變化出來的世界所迷，誤入了鯖魚精所幻化的新唐。在新唐的宮殿中，行者打探到了唐僧被小月王擄走，並且偷聽到關於驅山鐸——屬於秦始皇所有，可以用來驅山走怪的寶物——的傳聞。爲了尋找唐僧以及驅山鐸，行者四處奔走，卻在過程中進一步誤入「青青世界」，並且一頭撞進了蓋在「青青世界」當中，架設著各種不同鏡子的「萬鏡樓」。萬鏡樓上所擺放的每面鏡子統攝著不同的世界。一開始，行者踏進了通往「古人世界」的鏡子。在「古人世界」當中，行者變化成虞美人哄騙楚霸王，爲的是打探秦始皇的去處以借取驅山鐸。在尋找秦始皇的過程中，行者又踏入「未來世界」，充當臨時的閻羅王並且審判秦檜。在脫出了「未來世界」之後，行者離開了萬鏡樓，回到了「青青世界」並且尋得了唐僧。但是，眼前的唐僧不僅放棄取經、娶了嬌妻、趕走徒弟，甚至被新唐皇帝封爲將軍。行者雖然知道唐僧厭惡他，但爲了救師父，只好冒了六耳獼猴的名號隨著唐僧出兵，並且與自稱是行者兒子的波羅蜜王進行戰鬥。在戰鬥的過程中，虛空尊者出現呼喚行者，方得使行者脫離夢境，回到《西遊記》的世界當中。

《西遊補》是一個關於受困的故事。受困，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無法前進，也無法後退。《西遊記》當中唐僧遇難的基本結構是：取經一行人旅行

[5] 同註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某個地方，接著唐僧被妖怪抓住，最後三位護法打殺妖怪助唐僧脫困。但是，在《西遊補》當中行者受困並不只是地理空間上的停滯，而更是一個在眞假兩端徘徊與游疑、進退不得的情境。《西遊補》的敘事是以行者在化齋飯的途中進入新唐一節開始的。從敘事的結構來看，新唐既是《西遊補》歧出《西遊記》的起點，同時又是模擬《西遊記》一行人出發的原點。換句話說，新唐是董說在《西遊補》與《西遊記》之間建立起關係的地點，也是他重新說一個西遊故事的起始點。因此，董說在小說開始對於新唐的敘述，其實也是他對於《西遊補》與《西遊記》之間的關係的理解方式。小說第二回寫到行者在空中望見一座大城池上寫著「大唐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孫中興皇帝」的錦旗時，這樣描寫行者心中轉過的幾個念頭：

> 行者驀然見了「大唐」兩字，嚇得一身冷濕，思量起來：「我們走上西方，爲何走下東方來也？決是假的。不知又是什麼妖精？可惡！」他又轉一念道：「我聞得周天之說，天是圍圍轉的。莫非我們把西天走盡，如今又轉到東來？若是這等，也不怕他，只消再轉一轉，便是西天—或者是眞的？」他即時轉一念道：「不眞，不眞！既是西天走過，佛祖慈悲，爲何不叫我一聲？況且我又見他幾遍，不是無情少面之人。還是假的！」當時又轉一念道：「老孫幾乎自家忘了！我當年在水簾洞裏做妖精時節，有一兄弟，喚做碧衣使者。他曾送我《崑崙別紀》書。上有一段云：『有中國者，本非中國而慕中國之名，故冒其名也。』這個所在，決是西方冒名之國！還是眞的。」頃刻間，行者又不覺失聲嚷道：「假，假，假，假，假！他既是慕中國，只該竟寫『中國』，如何卻寫『大唐』？況我師父常常說大唐皇帝是簇簇新新的天下，他卻如何便曉得了，就在這裏改標易幟？決不是眞的。」[6]

在《西遊記》當中，關於前去西天的旅程，唐僧習慣問行者的問題，除了「到西天還有多遠（久）？」之外，就是「這是什麼去處？」而這兩個問題的提

[6] 明・董說：《西遊補》，頁 9666-96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其實是建立在「每一個走過的地方都不會再重複」這樣的認知基礎之上。此一地理經驗上的差異性，使得取經人能夠知道自己的確是往西天的路上前進，而非後退或停滯。換句話說，正是這樣的差異性，使得前進的經驗成爲可能。而《西遊補》一開始，作爲旅途起始點的大唐竟然在火焰山之後出現，正是抹除了這樣一種地理經驗上的差異性，讓前進出現了危機。大唐之所以不該在這個時候出現，其實不盡然是因爲「我們走上西方，爲何走下東方來也？」畢竟，這在「周天之說」的架構下多少還解釋得通。[7] 眞正解釋不通的地方是，如果眼前的大唐眞的是唐僧所來自的東土，那麼在繞天一周回到原點的過程當中，應該會有一些可供辨識的風景與理當發生的事件，例如說經過西天、並且遇見佛祖。因此，行者的疑問與困惑在於他從火焰山到達大唐的過程之間，沒有經驗到某些應當存在的界線與標誌。這邊暗示的是，一種清晰可辨的跨界感是前進與到達的必要條件。正是這種跨界感的缺乏，讓行者認定這個大唐是假的，若非妖精所變化的，就是冒名頂替的。也就是說，地理空間上跨界感的缺乏與身分上的冒名頂替，在這段引文的敘事邏輯當中，其實是一體的兩面。事實上，我們在接下來的十四回當中，將看到跨界感的缺乏以及冒名頂替正是主宰整部小說的敘事邏輯。

本論文首先指出，《西遊補》的敘事一方面不斷提醒讀者對小說情節保持一定的距離感；但是，從小說字體的使用、不同文體之間的橋接以及主角行者對於其所經歷的一切的反應，我們卻又可以發現敘事在引導讀者以及主角孫行者在經驗小說中不同層次的空間的轉換的同時，迫使讀者與主角不得不滯留在不同空間之間的分界線上，或者說是處於一種對於越界的無意識狀態。這樣一

[7] 引文當中的「周天之說」很顯然指的就是由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等耶穌會士所傳入的地圓之說，而《崑崙別紀》從書名看來則是董說摹仿元明以後流行的域外地理書籍所杜撰的書名。在某個程度上，這樣的情節安排或許也反映出董說作爲晚明世界地理知識傳入後的知識分子，對於一個新的世界地理參考架構的好奇。《西遊補》作爲與《西遊記》對話的小說，一開始就顯現出對於世界地理知識的好奇並不令人難以理解。畢竟，《西遊記》這個以域外旅行爲敘事架構的小說，恰好提供了一個讓知識分子得以回應西方地理知識架構的對話切入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越界經驗的模糊性使得小說最後行者是否眞的結束夢境並且回到《西遊記》的世界，成爲了一個可被質疑的問題。論文另一討論重點是《西遊補》當中的假冒與替身的主題。變化與假冒一向是《西遊記》中行者慣用來欺騙妖精的手段。但是，在《西遊補》當中，行者自己反而必須假冒《西遊記》中的假冒者六耳獼猴。這樣的情節設計所衍繹出的「替代主題」也暗示著這個從《西遊記》當中迷路、歧出的行者的主體性最終被被替代與解構。在這個意義上，董說的《西遊補》其實並非提供行者（與讀者）一個由迷而悟，最後回歸《西遊記》的保證，而是從敘事結構的層面上產生了顚覆回歸《西遊記》的可能性的效果。

二、延滯：越界感的消失

從行者誤入新唐開始、一直到撞入青青世界中的萬鏡樓，從鏡中踏入古人世界、未來世界，然後回到青青世界，以至於最後被喚醒，我們看到的是一種越界經驗的模糊化。這種越界經驗的模糊，就如小說在第二回一開始所下的，關於悟空在化飯路上誤入新唐的評語：「不知不覺走入（情魔）」。行者進入青青世界，卻四處碰壁，尋沒一個牆縫可鑽。「看了半晌，實無門路。他又惱將起來，東撞西撞，上撞下撞，撞開一塊青石皮，忽然絆跌，落在一個大光明去處。」[8] 這種不知不覺、非預期的情況之下忽然絆跌，然後就進入新的空間的情況，其實在小說當中不斷地出現。例如，行者在絆跌入萬鏡樓中之後，選定了古人世界的鏡子，「登時變作一箇銅裏蛀蟲，望鏡面上爬定，著實蛀了一口，蛀穿鏡子，忽然跌在一所高臺。」[9] 在《西遊記》當中，行者爲了潛入妖精巢穴，變化作蚱蜢或是跳蚤裏外穿梭的次數不可勝數，可是沒有一次像這裏所變化的銅蛀蟲一樣，如此笨手笨腳、糊裏糊塗，居然在蛀穿了鏡子之後徑自

[8] 明・董說：《西遊補》，頁 9697-9698。
[9] 明・董說：《西遊補》，頁 97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跌落在一座高臺上。這種「不知不覺走入」或者說是「走過頭」的情況，正是越界經驗的模糊化。越界經驗的模糊化，在小說當中也以另一種極端的方式呈現出來。假扮作虞姬的行者爲了要離開古人世界、進入到未來世界，來到了兩個世界之間的伏路玉門關：

> 不多時，走到玉門關下；兩扇門上也不見什麼封皮，用手推推，玉門半開。行者暗想：「此時不走，等待何時？」便把身子一閃，閃進玉門關……。卻說行者撞入玉門，原來是一直滾下去的。滾下數里，耳朵裏只聽得楚王哭聲，侍兒號叫；又滾下數里纔不聽得，只是未來世界再不肯到。行者心焦，便嚷道：「哎喲，哎喲！老孫一向騙別人，今日反被項羽騙入無量井了！」[10]

原本楚伯王和行者提到玉門關時，說道大禹玄帝因爲新居士擅闖玉門而發怒，將封皮把玉門關給封了。但是行者走到了玉門關下卻不見封皮，而玉門則是半開的。這與之前行者要闖入萬鏡樓時，橫衝亂撞、撞出個洞不一樣，而是擺明了大門開開等著孫行者進來。與行者撞入萬鏡樓時忽然絆跌，落在一個大光明去處的情況相反，行者這裏卻是跌進了幽幽暗暗、深不知幾里的無量井裏面。未來世界究竟何時可到同樣是不可預期的，但是跨界的時間在這裏不是被取消，而是被無限延長。當跨界所需要的時間被無限延長時，界線感也就被稀釋與模糊了。董說在這裏很明顯地是在隨意玩弄與揉捏跨界經驗的時間感，並藉此凸顯出跨界經驗的不確定性。小說是這麼描述行者滾落未來世界時的情況的：

> 〔行者〕用力一滾，直落下未來世界。剛剛立得地上，走得幾步，對面撞見當年六賊。行者笑道：「啐！時運不濟，白日裏見鬼。」六賊便喝：「美婦人休走，等我來剝下衣裳，留下些寶物買路。」原來行者做虞美人時節，忙忙然撞入玉門，便一心只想未來世界如何長短，不曾現得原身。當時聽得六賊之言，方纔猛省。[11]

[10] 明・董說：《西遊補》，頁 9760-9761。
[11] 明・董說：《西遊補》，頁 9762-97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之前變作銅蛀蟲跌入古人世界一樣，當行者結束這段看似永無止盡的跨界過程時，又再次地毫無準備、把古人世界中虞姬的樣貌給帶進了未來世界，直到遇到六賊誤認行者爲美婦人時，「方纔猛醒」自己已經脫離了古人世界。類似的敘事模式，也在行者要求新古人指引他從未來世界回到青青世界的伏路的時候出現：

> 〔新古人〕一隻手扯了行者，拽腳便走。走到一池綠水邊，新古人更不打話，把行者轆轤轤一推，喇賴一聲，端原跌在萬鏡樓中。行者周圍一看，又不知打從哪一面鏡中跳出。[12]

好心腸的新古人儘管願意引路，但是偏偏嘴上不說，扯了行者走到水邊，一把就把行者推下水去。這種「更不打話、轆轤轤一推」的安排，固然是許多明清小說在鋪陳如何把陷於幻境當中的人喚醒的橋段時所慣用的敘述套路，但其實也反映出空間跨越點的不可預測性與不確定性。誠然，小說中這種將跨界感模糊化的敘事邏輯乃是古典小說中人物進入異境、他界的慣用手法。但是，若比較《西遊記》當中孫行者所展現的乾淨俐落與充分的能動性，此一跨界感的模糊化可以說是《西遊補》敘事中被刻意凸顯出來的敘事特色。

小說當中的跨界感的模糊，不只在情節中重複出現，同時也體現在小說的形式上。不同於一般的章回小說會以韻文以及「欲知後事如何，請見下回分解」這樣的回末套語作結，《西遊補》則是代替以回末總評。一般來說，小說本文與評點會以不同的字體區別出來。但是，《西遊補》的回末評語不僅使用和小說本文同樣散體寫就，而且還使用同樣大小的字體。這一字體與文體上的一致性，讓小說正文與評點文字之間的界線產生了模糊。[13] 誠然，如同學者所

[12] 明・董說：《西遊補》，頁 9810-9811。

[13] 事實上，除了回末評語的字體之外，插圖也是我們探討《西遊補》文本形式意義時一種不能忽略的切入點。例如，何谷理（Robert Hegel）即透過對《西遊補》最早版本的插圖的分析，說明《西遊補》的插圖如何可以被當作一種對於小說敘事的反諷式的評點來閱讀，以及插畫家如何參與小說文本意義的創造。See, Robert Hegel, “Picturing the Monkey King: Illustrations and Readings of the 1641 Novel Xiyou bu,” in Wils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觀察到的，一般章回小說每回的回末的韻文是具有總結情節發展以及提起下文的作用，但是《西遊補》卻是以評點方式分析小說筆法、結構，硬是打斷讀者的閱讀節奏，把沈迷在小說情節發展中的讀者給拉了出來，使讀者與小說情節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距離感。[14] 當然，透過評點製造距離感，引導讀者將小說當作「文章」來分析的傾向，是明末清初小說文人化現象的一個重要的面相。但是，以《西遊補》的敘事結構來說，這樣的距離感卻可以更進一步被視爲一種在「邊界上」的掙扎。這種刻意被製造出來距離感與先前我們所討論到的越界經驗的模糊化看似相對，但我認爲這只是同一種越界邏輯的不同呈現方式而已。畢竟，隨著每一回進入小說情節以及被強迫從情節抽離，讀者也不斷經驗著在正文與評點之間的界線上徘徊與游移。而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在界線之上的徘徊與滯留，與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已經跨越界線，都是反映出一種受困的心理結構。

然而，讀者與小說情節的距離感並不只是由評點的形式所造成的。例如，小說第九回行者審秦檜一段，其實就在情節本身當中呈現出這樣的距離感。這一段寫的是行者從古人世界跌入了未來世界，卻遇上了一位青衣童子半路攔住，說道地府因閻羅王病死無人升堂，要行者權充半日閻羅，升堂審秦檜。董說自己對於這一段十分滿意，甚至在第九回的總評寫道：「問秦檜是孫行者一時極暢快之事；是《西遊補》一部極暢快之文。」[15] 但是，即便在這段「暢快之文」當中，某種進入不得、欲進還出的距離感仍然隱隱浮現：

> 〔行者〕便隨手翻翻〔生死簿〕，擲落階下。曹判使依舊捧在手中，傍著左柱立起。行者便叫曹判使：你去取一部小說來與我消閒。判使秉

Ming and Stacey Pierson, eds., *The Art of the Book in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6), pp. 175-191.

[14] 劉雪貞：〈交織的文本記憶——《西遊補》的互文語境〉，《東海中文學報》第 19 期（2007 年 7 月），頁 120。

[15] 明・董說：《西遊補》，頁 98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爺：「這裏極忙，沒得功夫看小說。」便呈上一冊黃面曆。[16]

在這極忙的時刻，行者突然一時興起想看小說消閒。作爲主角的行者，在這裏成了小說中的讀者。這並不是行者在小說當中唯一一次成爲讀者。事實上，整部小說從頭到尾，行者一直不是一個具有能動性的行動者，而是一個不斷聽聞與閱讀關於行者的故事的讀者。從小說一開始，行者在新唐的宮殿中聽到皇帝覆述關於行者一行取經人如何危害大唐江山的《皇唐寶訓》；聽見守門天將與鑿空兒冤枉與嫁禍自己偷天；一直到在青青世界的關睢水殿上聽見盲女唱《西遊談》彈詞、女子弟搬《孫丞相》傳奇，甚至是聽綠林洞主人論命，一直都是聽聞他人訴說一個關於另一個自己的故事。如果曹判使不打斷孫行者的興致，那麼讀者很可能又得隨著行者手上的小說，進入另一個關於孫行者的故事。曹判使將作爲行者的讀者從讀小說的興致中拉出來，其實同時也是將作爲《西遊補》讀者的我們從小說情節中抽離出來。

這些行者從他人處所聽來的關於他自己的各種版本的故事，很容易被解釋成小說作者想要塑造出行者無端被冤枉的處境。當然，這樣的解釋並沒有錯誤。但是，「被冤枉」的另一層意義其實是，行者從來就沒有能夠改變加諸於他的一切。最典型的情節之一就是行者在關睢水殿上聽彈詞一幕：

> 行者在山凹邊聽得「萬鏡樓」三字，心頭火發，耳中拔出棒來，跳在樓上亂打，打著一個空，又打上去，仍舊打空。他當時便罵：「小月王，你是哪國國王？敢騙我師父在這裏！」那小月王也似不聞，言笑如故。行者又罵：「盲丫頭！臭婆娘！你爲何伴著有頭髮的和尚在此唱曲哩！」三個彈詞女子都似不聞。又叫：「師父，走路！」唐僧也不聽得。行者大怪道：「老孫做夢呀！還是青青世界中人，都是無眼無耳無舌的呢？」[17]

這是行者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可能身在夢中。在這場夢裏面，行者只能是夢境的

[16] 明・董說：《西遊補》，頁 9768。
[17] 明・董說：《西遊補》，頁 9853-98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旁觀者，而不是參與者。換句話說，行者被從這齣關於自己的戲當中抽離出來，並且被滯留在觀眾席上，既無法參與，卻也沒能走出。這就像是跨坐在窗櫺上看著窗外的風景，既像是身處風景內，卻又自外於風景。

這樣一種跨坐界線的情境在小說當中最爲具體的展現，就是行者受困萬鏡樓六十四卦宮當中一節。行者被新古人一把推落水池，跌回了萬鏡樓中，正覓著出口要尋師父去時，卻被欄杆給困住了：

> 〔行者〕推開兩扇玻璃窗，玻璃窗外都是絕妙朱紅冰紋闌干。幸喜得紋兒做得闊大，行者把頭一束，趲將過去；誰知命蹇時乖，闌干也會縛人，明明是個冰紋闌干，忽然變作幾百條紅線把行者團團繞住，半些兒也動不得。行者慌了，變作一顆蛛子，紅線便是蛛網；行者滾不出時，又登時變作一把青鋒劍，紅線便是劍匣。行者無奈，仍現原身，只得叫聲：「師父，你在哪裏？怎知你徒弟遭這等苦楚！」說罷，淚如泉涌。[18]

這大概是整部小說當中，行者最爲危險與淒慘無助的時刻了。行者被萬鏡樓的欄杆困住，而欄杆其實正是萬鏡樓內與樓外之間的界線。萬鏡樓可說是整部小說敘事的中心，小說中行者的一切努力就是在於離開萬鏡樓所造的幻境。而此處行者受困在萬鏡樓內外之間的界線，正是前述的跨坐界線之上的受困結構的形象化。

《西遊補》以行者打死鯖魚精，取經一行人繼續西天路途作結。但是，在小說將跨界感模糊化的敘事邏輯之下，行者是否眞的從《西遊補》跌回《西遊記》就顯得不無疑問了。行者被虛空主人從青青世界當中喚回眞天地，但是鯖魚精搶先一步變作小和尚悟青，哄騙眞唐僧說是觀音菩薩送來給唐僧作弟子，指定要排行在悟空之下悟能之上，以湊成「空青能淨」四字。不過，這場騙局卻被行者當場識破，立時將鯖魚精打殺了：

> 卻說行者在半空中走來，見師父身邊坐看一個小和尚，妖氛萬丈；他便曉得是鯖魚精變化，耳朵中取出棒來，沒頭沒腦打將下去，一個小和尚

[18] 明・董說：《西遊補》，頁 9811-98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忽然變作鯖魚屍首，口中放出紅光。行者以目送之，但見紅光裏面又現出一座樓臺，樓中立著一個楚伯王，高叫：「虞美人請了！」一道紅光逕奔東南而去。[19]

這裏顯然是沿用《西遊記》當中觀音菩薩替唐僧收服徒弟的經典橋段，將鯖魚精從悟空與悟能之間安插進去。若我們同意董說在小說最末回的總評所說的，「一部《西遊補》總是鯖魚世界」，那麼小說這裏將鯖魚精補入唐僧的徒弟當中，與董說將《西遊補》補入《西遊記》，兩者之間顯然是有一種象徵性的關聯。也就是說，行者將鯖魚精一棒打死，其實也是結束《西遊補》，回歸到《西遊記》的時刻。而既然「一部《西遊補》總是鯖魚世界」，那麼鯖魚世界本身也似乎應當被視爲一個已被劃定界限的困境。鯖魚被打殺，行者自然應該離開此一困境，回到《西遊記》的世界。然而，有趣的是，過去行者打殺妖精，一向都是將妖精打回原形，就此了帳，可是這裏的鯖魚精儘管成了一尾鯖魚屍首，居然放光化作一座樓臺，臺上還站著楚伯王向「虞美人」道別。這擺明了就是在調侃行者先前在古人世界當中變化假扮作虞美人與楚伯王周旋一節。大夢初醒的行者卻「白日裏見鬼」（行者語），自己夢中的楚伯王居然出現在所有人的面前。換句話說，行者夢中的情境居然出現在他的夢境之外。在這裏，原本小說最後所應許的夢境與眞實之間的邊界感又再度消失了。

儘管行者接著撞見山神土地，指責他不來相助時，土地告知因行者被情魔攝入天外，其力量有限，不能現身走到天外相見，似乎又暗示了行者最終是回到天地之內。但是，這一回歸《西遊記》世界的應許，卻隱然被小說最末一段平淡無奇的文字給動搖了：

> 〔行者〕正要尋人化飯，忽然走到一個靜舍，靜舍中間坐著一個師長，聚幾個學徒，在那裏講書。你道講那一句書？正講著一句：「範圍天地而不過。」[20]

[19] 明・董說：《西遊補》，頁 9909。
[20] 明・董說：《西遊補》，頁 99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範圍天地而不過」一句典出《易・繫辭傳》，原文作「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孔穎達對原文的解釋是，「範謂模範，圍謂周圍。言聖人所爲所作，模範周圍天地之化養。言法則天地以施其化，而不有過失違天地者也。」[21] 董說是《易》的大專家，因此他將這句重要經文誤刪去「化」一字的機率實在微乎其微。[22]《易・繫辭傳》的原文雖然指的是聖人法天地而不違之意，但是董說這裏對原文的改動，卻使得「範圍」一詞的受詞從「天地之化」變成「天地」。也就是說，小說裏的「範圍天地而不過」一句產生了一個歧義，不只是「法則天地之化而不違」之義，同時還可以是「畫定界限而不使超過」之義。董說以具有歧義性的「範圍天地而不過」一句作爲整部小說的結尾，讓小說產生了一個開放性的結局：既然此前所談的一切都被範圍在天地之內，那麼究竟行者是逃出鯖魚世界之外，還是仍然在鯖魚世界之內？行者究竟是在夢裏還是夢外，變得不是那樣清楚確定了。

這裏的邊界感的模糊，對於我們理解《西遊記》與《西遊補》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林順夫指出的，董說自己從來沒說過《西遊補》是《西遊記》的續書；讀者應該將《西遊補》眞正當成《西遊記》當中的一部份來讀，也就是把《西遊補》讀作是插入《西遊記》六十一回與六十二回之間的一段情節。[23] 那麼，《西遊補》最終回的文本界線的模糊，其實就不可避免地引

[21] 見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疏：《周易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7〈繫辭上〉，頁 147。

[22] 根據趙紅娟的統計，董說主要的易學著作包括了《易發》、《易運》、《周易十八爻未濟通輪表》、《出震三易合表》、《河圖卦版》、《豐草庵別集・易隱編》、《豐草庵別集・地易編》等。見趙紅娟：《明遺民董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265。

[23] 林順夫認爲，我們需要「把《西遊補》當作『插補』入《西遊記》第六十一回和第六十二回之間的一部作品來看待，才能正確把握其整部書的意旨。完全從《西遊補》是自成一體的觀點來討論該書的意義，恐怕將產生不太妥當的結論。」見林順夫：〈試論《西遊補》「情夢」的理論基礎及其寓意〉，收入鍾彩鈞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情、理、欲 (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 年），頁 2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起讀者的質疑：究竟小說的結束，是不是就代表行者脫離了幻境，回到了《西遊記》的世界？而如果這個答案是否定的，那麼當我們依照董說的建議將《西遊補》第十六回接上《西遊記》第六十二回時，又該如何去理解《西遊記》第六十二回以及其後的情節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西遊補》並不是對《西遊記》的「續」或者「補」，而是透過將《西遊補》插進、嵌入《西遊記》的方式，以一種模糊文本邊界的策略，來對《西遊記》的敘事權威進行篡奪與取代。[24]

三、假冒與替代：敘事的顛覆性

在上一節當中我們談到萬鏡樓是一種受困情境的象徵。然而，這個看似強力宰制整個受困敘事的意象卻被以一種相當滑稽可笑的方式所顛覆。行者從萬鏡樓的六十四卦宮的葛藟宮當中脫困之後，來到了節卦宮。在宮中的牆上，行者看到了一張紙頭，上面寫著節卦宮木匠、石匠、雜匠的工錢總帳。行者見到這樣的紙雖然「心中害怕」，但是讀者讀來卻是心中好笑。原來，這變化萬千、看似神祕不可破解的萬鏡樓，卻仍然是需要花費木匠、石匠、雜匠的氣力打造，將各種材料物件組裝起來而成。而且，用這許多匠人造萬鏡樓，也如同一般人造樓一樣，需要一定的金錢花費。有趣的是，不僅所有材料工錢花費可

[24] 高桂惠對於《西遊補》敘事中的時空模糊化、停滯與延緩有精彩的分析。高桂惠認爲，《西遊補》這樣的敘事特徵其實是反映出一種抽象的「處境」而非具象的「環境」，而這樣的處境則是與晚明知識分子的感知模式與文化心態有相應之處。見高桂惠：〈《西遊補》：情慾之夢的空間與細節的意涵〉，收入余安邦主編：《情、欲與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 年），頁 309-340。然而，這裏必須特別指出的是，本文所討論的模糊感，指的是主角（以及跟隨主角的讀者）在跨越文本空間時所經驗到的一種「跨坐在邊界上」，或說是「同時在內與在外」的不確定性，而與高桂惠所注意到的「非物質性空間」的跳接的不可預測性不同。另外，高桂惠是藉由空間過渡的迷惘經驗來談晚明文人的「文化心態」，而本文討論空間越界的模糊化，則是爲了要討論《西遊補》對於行者回歸到《西遊記》敘事的可能性的否定與顛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精算到幾分幾厘，工頭還會因爲被小月王責罵而遷怒匠人，剋扣匠人價銀。作爲《西遊補》核心意象、讓神通廣大的行者動彈不得的萬鏡樓，竟是由工頭的怨氣以及工匠們被剝削的勞力所堆砌起來的。小說敘事對於萬鏡樓的權威性的拆毀還不只於此。行者從路上遇見的一個小廝身上，攔截到一封萬鏡樓總作頭沈敬南寫給長官王四的書信。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 管十三宮總作頭沈敬南奉字□
>
> 王四老官臺下知悉：
>
> 不肖承□臺下暖目，提拔做其作頭，不曾曉得賊頭賊，累□臺下抱悶。況且不肖名頭也要修潔者也，故數年動作而靜然乎。昨日俞作頭忽然見不肖言之，他說六十四卦宮、三百篇宮、十八章宮闕了物件，共計百餘。□小月王殿下大怒，明日要差□王四老官去逐宮查點。不肖想□臺下有片慈心者也，雖不囑也必然照顧耳。猶恐此心不白，蒙冤百年；若得□臺下善其始終，則感佩而終身者哉！
>
> 眷侍教門生十三宮總作頭沈敬南百拜。
>
> 王四老官老阿爹老先生大人[25]

這封工頭寫給上司的文白夾雜的關說信寫得亂七八糟、文理不通。不過，這封可笑至極的信，卻把匠人偷工減料、盜賣物件百餘件的醜事給掀了出來，而且央求長官清點時手下留情，猶恐眞正下去清點只會點出更多的被盜物件。所以，萬鏡樓可說是被一磚一瓦地拆解下來。不只是被拆解成木頭、石頭、雜物的組成，而且是有缺件、不完全的組成。如果說萬鏡樓是《西遊補》的核心意象，那麼小說在這裏就是從萬鏡樓的內部進行拆解，並且顛覆了萬鏡樓的神祕力量。

事實上，不只是萬鏡樓被顛覆，即便董說自認是小說當中最爲淋漓暢快的行者扮閻羅夜審秦檜一段，其實也不無雜音。行者升堂夜審秦檜，看似風光威武，大快人心，但是事前心裏面卻著實嘀咕了一番：

[25] 明・董說：《西遊補》，頁 9824-98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時主簿曹判使跪倒階下，送上生死簿子。行者接在手中翻看，心中暗想：「我前日打殺一千男女，不知他簿子上可曾記著？不曾記著？」又翻了一頁道：「萬或記在上邊，孫悟空打死男女幾千人，我如今隱忍好？還是出牌票好？」[26]

楊玉成認爲：「這個輕輕帶過的插曲透露良知的聲音，分裂爲控訴者與被控訴者」，並且從心理治療的角度將夜審秦檜一節視爲一種歷史救贖以及自我療癒的儀式。[27] 的確，行者心裏面的這些嘀咕，其實正是他在審判秦檜之前，對於自己所做的審判。然而，在這樣的自我救贖儀式卻無可避免地產生出某種反諷的效果。面對自我的審判，循私苟且的行者其實並不比嘴裏喊冤，可是惡事做盡的秦檜高明到哪裏去。這無疑使得行者對於秦檜的憤慨顯得不是那麼理直氣壯，也使得立在堂前的「正堂孫　天道恢恢，法律無情。一切掌善惡判使毋得以私」的告示顯得更爲諷刺了。秦檜在小說中被稱爲「偷宋賊」，而行者則是被稱作「偷天賊」。由心虛的「偷天賊」來審嘴硬的「偷宋賊」，儘管讀起來淋漓暢快，但是到底有多少的可信度卻讓人不得不有些許的懷疑。而反過來看，惡事幹盡的秦檜被安上了「偷宋賊」的罪名卻口稱冤枉，那麼我們又怎麼能夠確定，面對自我審判卻枉法循私的孫行者是眞的被冤枉才成了「偷天賊」？這段看似義正詞嚴的審判卻內中自有伏流，並沒有被單一的聲音所宰制。

小說對於萬鏡樓的拆解以及對行者審秦檜的正當性的質疑展現出的是對於局部敘事的顚覆性。但是，《西遊補》當中更多的其實是讓行者從《西遊補》的迷惑當中回歸到《西遊記》的可能性的顚覆。這樣的對於「回歸」的顚覆主要是由「冒名替代」此一主題所衍繹出來的。

行者藉由扮成妖精或者其他人，以達到欺敵甚至是讓妖精巢穴窩裏反的效

[26] 明・董說：《西遊補》，頁 9767。

[27] 楊玉成：〈夢囈、嘔吐與醫療：晚明董說文學與心理傳記〉，「沈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2008 年 12 月 4 日，頁 14-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果，是《西遊記》當中的老把戲了。然而，在《西遊補》當中，「冒名替代」則不只是行者耍的小手段，而是除了上述跨界的模糊性之外，小說中另外一個主要的敘事邏輯。《西遊補》當中的「冒名替代」要從行者扮成虞姬說起。行者第一次玩冒名頂替的把戲是在進入到古人世界之後，變化作虞姬的模樣。扮作虞姬的行者哄騙楚王說，孫悟空不僅到床邊來狹戲自己，而且居然還變化成自己的模樣來迷惑楚王。楚王聽得大怒，錯把眞的虞姬當作孫悟空，二話不說就將虞姬的頭給砍了下來。這段「假虞美人殺眞虞美人」的橋段，說穿了，其實就是《西遊記》當中六耳獼猴的手段。《西遊記》當中，修煉高深的妖精的變化假冒，甚至可以讓神佛眞假難辨。最著名的例子，當然就是變化成悟空迷亂唐僧與眾仙佛的六耳獼猴。《西遊記》五十七回與五十八當中，行者因爲被唐僧責罵，負氣到南海觀音菩薩處訴苦；但就在同時，六耳獼猴卻變化成悟空的模樣，打傷唐僧、搶走關文、袈裟，害得眞的悟空被冤枉，連觀音菩薩都分不出兩個悟空誰眞誰假。在這裏，「假虞美人殺眞虞美人」只是「假悟空嫁禍眞悟空」的變形而已。其實，《西遊記》中的六耳獼猴一段，在《西遊補》裏面不只一次被借用。例如，《西遊補》第十四回寫唐僧給徒弟寫離書、取經一眾散夥一段，正是借自《西遊記》中六耳獼猴一段的情節。這一回當中，唐僧因爲八戒與沙僧貪看小月王許配給自己的美女翠繩娘，一時怒起，決定寫離書打發八戒與沙僧離開：

> 八戒道：「……但不知陳相公叫我兩人往哪裏去？」唐僧道：「你往妻子處去，悟淨自往流沙。」沙僧道：「我不去流沙河住了，我到花果山做假行者去。」唐僧道：「悟空做了丞相，如今在哪一處？」沙僧道：「如今又不做丞相了，另從一個師父，原到西方。」唐僧道：「既如此，你兩個路上決然撞著他，千萬極力阻擋，叫他不要到青青世界來纏擾。」[28]

沙僧不回流沙河住，卻要到花果山做假行者，而行者則從了另一個師父往西方

[28] 明・董說：《西遊補》，頁 9875-98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繼續取經去了。沙僧這話聽起似乎莫名其妙。但是，既然是在夢境，誰曰不宜？與其質疑敘事的荒謬，我們其實可以注意到，沙僧是在演述一個關於「替代」的故事：沙僧替代了行者，唐僧原本的取經人身份則被另一個師父取代了，而他們口中的悟空則跟著新師父往西天去了。所以，對於行者來說，取經諸聖不只是如八戒嘴裏一向愛嚷嚷的「散夥」了，而是整組隊伍都被替代了。這種整組取經人被替代的情節，《西遊記》的讀者並不陌生。《西遊記》第五十七回當中，寫唐僧被假悟空打傷，並且給搶去了包袱。沙僧受唐僧命前去花果山尋悟空討包袱，沒想到遇到了這樣的狀況：

> 那行者道：「賢弟，你原來懞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諒你說你有唐僧，同我保護，我就沒有唐僧？我這裏另選個有道的眞僧在此，自去取經，老孫獨力扶持，有何不可？已選明日大早起身去矣。你不信，待我請來你看。」叫：「小的們，快請老師父出來。」果跑進去，牽出一匹白馬，請出一個唐三藏；跟著一個八戒，挑著行李；一個沙僧，拿著錫杖。」[29]

六耳獼猴自己扮成孫行者，另外找了新的唐僧、八戒與沙僧，要代替原組人馬去西天取經。很明顯地，「整組替代」的主題其實早在《西遊記》的六耳獼猴一段當中就可以找到了。[30]《西遊記》這樣的情節安排，其實暗示了另一個版本的西遊故事的產生、以及新的版本取代原來的西遊故事的可能危機。當然，這個可能性在佛祖識破六耳獼猴的身分之後被取消了。但是，在《西遊補》當中，這樣的可能性不僅是復活了，而且成了整部小說的主題之一。對讀者來

[29] 明・吳承恩著，徐少知校，周中明注：《西遊記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 1037。

[30] 關於《西遊補》與《西遊記》當中在眞假猴王故事框架上的關係，雖然早有學者論及，但是大都集中在《西遊記》當中行者最後是被如來點化才識破六耳獼猴，而《西遊補》當中的行者則是經過虛空主人喚醒才得識鯖魚精的幻境這一相似點上面。對於眞假猴王的敘事所衍繹出來的「替代」主題，則未見有深入的討論。見童瓊：〈從「眞假猴王」到「鯖魚世界」——《西遊補》寓意淺論〉，《中國文學研究》第 1 期（2001 年 3 月），頁 51-55；趙紅娟：《明遺民董說研究》，頁 4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西遊補》的假冒身分在此固然是再明白不過了。但是，原本對師父是邪是正還存疑的行者，在山凹裏「見師父果然做了將軍，取經一事置之高閣」，最終還是「心中大亂」。對於行者來說，西天取經一夥人已然四散，包括他自己在內，都被沙僧所述說的故事給代換掉了。我們不妨將這段敘事看作是董說對於《西遊記》三調芭蕉扇之前的六耳獼猴一段的重讀。董說雖然把《西遊補》補在火焰芭蕉之後，可是卻是大量借用火焰芭蕉前一回的橋段。我們或許也可以把這視爲一個以火焰山爲界，想要前進卻又向後退的一種困境結構的敘事表現。

從董說對於《西遊記》中六耳獼猴一段的高度興趣看來，我們也就不會意外小說的最後，行者會以六耳獼猴的身分出現。在第十五回玄奘點將一節當中，唐僧驅逐了徒弟，當了「長老將軍」，夜半點將傳令，頒布軍法。在唐僧頒下的眾多罪當取首級的犯行當中，赫然包括了「頂名替身者，取首級」一項。而行者爲了保護這個擺明不想再與自己有任何瓜葛的師父，又怕師父「將令森嚴，不敢觸犯」，不得不隱瞞自己的眞實身分，頂了他人的名，替了別人的身。有趣的是，行者頂名替身的對象不是別人，竟然是六耳獼猴：

> 〔行者〕聽得叫著「孫悟空」三字，飛身跳出，俯伏於地，道：「小將孫悟空運糧不到，是他兄弟孫悟幻情願替身抵陣，敢犯長老將軍之律令。」唐僧道：「孫悟幻，你是什麼出身？快供狀來，饒你性命。」行者便跳跳舞舞，說出幾句。他道：「昔日是妖精，假冒行者名。自從大聖別唐僧，便結婚姻親上親。不須頻問姓和名，六耳獼猴孫悟幻大將軍。」[31]

行者在《西遊記》中原本差點被六耳獼猴這個冒名的摹仿者所替代，但是在《西遊補》當中卻是必須透過扮演成想要代替自己的六耳獼猴才能繼續在小說中存在。在這裏，扮演與替代已經不是遊戲與耍弄，而是敘事邏輯上的必要。而從語意層面上來說，「扮演成扮演自己的人」，其實也就把「自己」的主體

[31] 明・董說：《西遊補》，頁 98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給解消掉了。換句話說，行者扮成六耳獼猴，並不是取代人，而是被取代。而行者被取代的這個概念，在接下來行者遇見波羅蜜王的橋段中則又進一步被衍繹：

> 那將軍道：「住了！我若不通出家譜，不表出名姓，便殺了你，你做鬼的時節還要認我做無名小將！等我話個明白罷：我波羅蜜王不是別人，我是大鬧天宮齊天大聖孫行者嫡嫡親親的兒子……。〔家父〕逕到芭蕉洞裏，初時變作牛魔王家伯，騙我家母……。家父行者得了芭蕉扇，扇涼了火焰山竟自去了。到明年五月，家母忽然產下我蜜王。我一日長大一日，智慧越高。想將起來，家伯與家母從來不合，惟家父行者曾走到家母腹中一番，便生了我，其爲家父行者之嫡系正派，不言而可知也。」[32]

蜜王在這裏娓娓道來行者在火焰山的一段往事，講的不只是他自己的家族系譜，同時也是《西遊補》這部小說的系譜。就如同蜜王也是由《西遊記》火焰芭蕉一回之後生出，《西遊補》也是從《西遊記》火焰芭蕉之後歧出。而董說在這裏安排了兒子蜜王與老子行者對陣，作一場你死我活的戰鬥，其實也正是《西遊補》這個歧出文本與古本《西遊記》之間的爭鬥。有趣的是，蜜王透過重新詮釋《西遊記》中的火焰芭蕉一回，來證明自身的正統來源；而在這場戰鬥當中，扮作六耳獼猴孫悟幻的行者卻反而是個假貨。

小說對於「取代行者」這個主題的鋪陳其實很早就開始了。之前我們在談讀者與小說情節之間的距離時曾經提過，在整個《西遊補》的小說敘事當中，行者一直在聽聞不同人所講述的關於另一個行者的故事。從一開始新唐皇帝引述《皇唐寶訓》控訴行者一行人意欲侵犯大唐；踏空兒講到西方路上結了一張六萬里的相思網，讓「行者腳震，逃走去了」；甚至是後來女子弟搬演的《高唐夢》演述行者娶妻生子當了丞相，講的都是行者所未曾經歷過的關於自己的故事。簡單來說，這些人所講的故事，其實就是另一個版本的行者故事，或說

[32] 明・董說：《西遊補》，頁 9892-98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另一個版本的《西遊記》。行者在聽聞這些不同版本的西遊故事時，總是自認被冤枉而暴跳如雷。唯有在第十三回遇到綠竹洞主人替他算命時，行者才安安靜靜坐下來聽講。算命需要造命者的時辰，但是行者卻不知道自己的八字：

> 行者仰了面想想，便答道：「我八字絕妙。」老翁道：「算還不曾算，先曉得好哩！」行者道：「我平日專好求人算命。前年有一青衣算者算我的命，剛剛話得八字，那算者失驚，立起對我唱個大喏，連聲失敬失敬，叫我：『小官人，你這八字替齊天大聖的八字一線不差的！』我想將起來，齊天大聖曾在天宮發惱，顯個大威靈，如今又成佛快了；我八字若替他一樣，哪得不好？」老翁便道：「齊天大聖是甲子正月初一日生的。」行者道：「便是。我也是甲子正月初一日生的。」老翁笑道：「人言道『相好命好，命好相好』，果然說得不差。不要說你的八字，便是模樣，也是猢猻臉。」行者道：「難道齊天大聖也是個猢猻臉哩？」老翁笑道：「你是個假齊天大聖，是個猢猻臉；若是眞齊天大聖，直到一個猢猻精。」行者低頭笑笑，便叫老翁快些推命。原來孫行者石匣生來，不曾曉得自家八字，唯有上宮玉笈注他生日，流傳於深山秘谷之中。當時用個騙法，一哄哄出。老翁那知是行者空中結構，便替他講起命來。[33]

這一個論命的橋段相當有意思。小說正文當中說，行者不知自己的生辰，所以用個騙法，一哄哄出自己的生辰「甲子正月初一日」。綠竹洞主人根據這個生辰推命，推出了行者會有合婚之喜、添人進口之慶、親人別離之悲以及生死之劫。透過算命來預測行者將來會發生的事，其實也就是在預示故事接下來的發展。雖然行者對於推命的內容自行胡亂比附，但是讀者很清楚，綠竹洞主人替行者推出的命，正是接下來一回當中女弟子演《高唐夢》的內容，還有後來沙僧所說，行者不做丞相了，另外跟隨一個師父上西天取經一事，以及最後行者上戰場與波羅蜜王對陣失利的情節。也就是說，綠竹洞主人所推的，正是行者

[33] 明・董說：《西遊補》，頁 9865-98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西遊補》當中的命。如果行者「一哄哄出」的生辰無誤，那麼行者就是命中該當如此。但是，正如小說的眉批所說，「老翁也未必被行者騙，還是行者被人騙。」行者連唯一可以用來確定自己命運（或說是接下來的情節發展）的生辰也是從別人處聽來的，無法確定是眞是假。而這個生辰的眞假疑點所帶出來的「眞命」與「假命」的問題，正是小說中身分替代的主題的延續。

綠竹洞主人論命一段所揭示的替代的主題，到了小說最後虛空主人喚醒行者時，又再度獲得了呼應。行者問虛空主人，鯖魚精究竟是何等妖精，能造乾坤世界。虛空主人如此回答：

> 天地初開，清者歸於上，濁者歸於下；有一種半清半濁歸於中，是爲人類；有一種大半清小半濁歸於花果山，即生悟空；有一種大半濁小半清歸於小月洞，即生鯖魚。鯖魚與悟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世，只是悟空屬正；鯖魚屬邪，神通廣大，卻勝悟空十倍。[34]

虛空主人雖然以清濁之分來說明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世的鯖魚與悟空之間的區別，但是小說這樣的設定卻是凸顯了「同盤不同命」，也就是同一時辰出生卻有著不同的命運，這樣一個傳統命理推算當中最大的難題。其實，這一個「同盤不同命」的議題，在綠竹洞主人替行者推命時就已經被暗示了。綠竹洞主人所謂「論起小長老，既然出家，不該說起夫妻之事；論起命來，又該合婚」所說的正是此一推命上的兩難。畢竟，若是行者命盤當中該有合婚之命，就不該是出家的命。虛空主人這番話所牽涉到的，其實不只是字面上所看到的行者與鯖魚精的生辰問題，同時也是《西遊記》與《西遊補》的生辰問題。我們知道，《西遊記》的敘事是由行者自石頭裏迸生開始的。換句話說，行者的出生就是《西遊記》的出生。而假使如小說末回總評所說的，一整部《西遊補》就是鯖魚世界，那麼說鯖魚精與行者同時出生，其實也就意謂著《西遊補》與《西遊記》是同時出生的。如果擁有同一生辰的人就該擁有相同的命，或者相同的生命故事，那麼擁有同一生辰的《西遊補》與《西遊記》，究竟該是造哪

[34] 明・董說：《西遊補》，頁 9990-99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個命？或者說，眞正的西遊故事究竟應該是《西遊記》的版本，還是《西遊補》的版本？小說在這裏其實是透過一個暗示的「同盤不同命」的命理難題，製造了一個非此即彼的情境，同時也是將替代的邏輯推演到最極端的地步了。就這個意義上來說，《西遊補》的敘事其實是推出了《西遊記》被《西遊補》所取代的可能性。

四、結　論

董說寫作這部小說一個重要的意義，在於他將他對於《西遊補》與《西遊記》之間的關係的思考作爲小說創作的基調。在這裏，我想先回到文章一開始談到的，董說自己所寫的〈答問〉：

> 問：「《西遊》不闕，何以補也？」曰：「《西遊》之補，蓋在火焰芭蕉之後，洗心掃塔之先也。大聖計調芭蕉，清涼火焰，力過之而已矣。四萬八千年，俱是情根圍結。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走入情內，見得世界情根之虛，然後走出情外，認得道根之實。」[35]

〈答問〉中這一段文字大概是學者在討論《西遊補》的「悟道」主旨時最常引用的段落。只是，從我們以上對於小說的閱讀當中，行者不斷地走入與走出，是不是眞能引領行者或者讀者認得情根之虛、道根之實，卻是讓人不無疑問。董說將《西遊補》從《西遊記》第六十一回之後補入，其實就是替六十一回與六十二回之間的斷裂，橋接上一段十六回的跨界經驗。但是，《西遊補》並不是發展出一個新的敘事邏輯來呈現這樣的越界經驗，而是重新引進、並且改寫了《西遊記》第五十七、五十八回六耳獼猴故事的替代主題，以及第五十九回到六十一回的火焰芭蕉故事的跨界主題。小說對這兩個主題的衍繹，原是要鋪陳一個讓行者得以跨越的界線，但是小說敘事結構上的設計卻是讓這一段十六

[35] 見註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回的越界經驗充滿內在縫隙與自我顛覆性，以至於最後由《西遊補》回歸到《西遊記》時的越界或者說是「走出」究竟是不是眞的能夠完成，成爲了一個可以被質疑的問題。

讀者隨著行者在經驗不同空間的進出時缺乏一種即刻而清楚的跨越感，反而是出現某種模糊不清、若有似無以及來回擺盪的不確定性。這使得小說結局宣稱行者從夢中被喚醒的那刻，讀者不得不懷疑行者接下來所繼續的西行取經究竟是眞正回到《西遊記》的世界，還是其實只是《西遊補》這個無邊之夢的延續。[36] 如果再對照於董說在《西遊補》中所表現出的對於假冒與替身的高度興趣，我們甚至可以說，這部對於《西遊記》的不闕之補，其實是董說透過在《西遊記》當中所植入的一段敘事結構不穩定的冒名的西遊故事，將《西遊記》的敘事權威加以顛覆與取代的嘗試。

所以，我們可以說，《西遊補》敘事的顛覆性是雙重的。一方面，《西遊補》本身的敘事是自我顛覆的。另一方面，《西遊補》具有顛覆《西遊記》敘事權威的力量。或者說，正是《西遊補》敘事的自我顛覆，才賦予《西遊補》顛覆《西遊記》敘事權威的力量。《西遊補》就像是一個具有向內塌陷、具有牽引力量的敘事黑洞，不只解構了《西遊補》的文本本身，同時還更進一步去吞噬與它有互文關係的《西遊記》。以董說自己的話來說，小說敘事展現出的除了可以是由「看見情根之虛」到「認得道根之實」的完成，同時也可能是從

36 《西遊補》的敘事中這種對於跨界經驗的模糊化，讓我想到最早的董說研究者劉復（1891-1934）對於董說的「神經病」所下的評語。劉復說，「大凡幼年時極聰明且極奇怪的人，到了年紀大了，總不免有些神經病的色彩。所以後來若雨一生的行動，和他在文學上的表現，以及在學問上所走的路頭，都顯然是病態的，不是健全的。」見劉復：〈《西遊補》作者董若雨傳〉，收入董說：《西遊補》附錄，頁 9921。楊玉成在他關於董說的文學與精神疾病的精彩論文當中，分析了董說的憂鬱症與夢囈，認爲董說藉由「由色入空」的敘事框架進行小說書寫，其實是透露其心理危機以及尋求治療的渴望。見楊玉成：〈夢囈、嘔吐與醫療：晚明董說文學與心理傳記〉，頁 10。《西遊補》敘事所呈現出來的夢境與清醒不分、內外界線模糊的狀態，或許也是憂鬱症與夢囈之外的另一種精神疾病的病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看見情根之虛」陷入一個「認得道根之實」的幻象。換句話說，《西遊補》的敘事本身其實鬆動了〈答問〉所提供的「由色入空」或「從迷到悟」的閱讀框架。

（責任校對：陳建男）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疏：《周易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

＊明・吳承恩著，徐少知校，周中明注：《西遊記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6 年。

＊明・董說：《西遊補》，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年，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小說叢刊。

二、近人論著

林佩芬：〈董若雨的《西遊補》〉，《幼獅文藝》第 45 卷第 6 期（1997 年 1 月），頁 215-219。

＊林順夫：〈試論《西遊補》「情夢」的理論基礎及其寓意〉，收入鍾彩鈞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情、理、欲（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 年。

＊林景隆：《西遊記續書審美敘事藝術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龔顯宗先生指導，1999 年。

柴葵珍：〈優美的荒誕，清醒的空幻——《西遊補》初探〉，《湖州師專學報》第 1 期（1989 年 2 月），頁 41-44。

陳冬季：〈變形、荒誕與象徵——論《西遊補》的美學特徵〉，《明清小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研究》第 2 期（1989 年 6 月），頁 144-155。

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天津師大學報》第 6 期（1985 年 12 月），頁 81-84。

＊高桂惠：〈《西遊補》：情慾之夢的空間與細節的意涵〉，收入余安邦主編：《情、欲與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 年，頁 309-340。

傅成洲：〈《西遊補》作者董斯張考〉，《文學遺產》第 3 期（1989 年 6 月），頁 120-122。

＊傅世怡：《西遊補初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

童　瓊：〈從「眞假猴王」到「鯖魚世界」——《西遊補》寓意淺論〉，《中國文學研究》第 1 期（2001 年 3 月），頁 51-55。

＊趙紅娟：《明遺民董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楊玉成：〈夢囈、嘔吐與醫療：晚明董說文學與心理傳記〉，「沈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2008 年 12 月 4 日，頁 14-15。

＊劉雪眞：〈交織的文本記憶——《西遊補》的互文語境〉，《東海中文學報》第 19 期（2007 年 7 月），頁 120。

＊謝文華：〈論《西遊補》作者及其成書〉，《成大中文學報》第 24 期（2009 年 4 月），頁 115-138。

Hegel, Robert E. “Picturing the Monkey King: Illustrations and Readings of the 1641 Novel *Xiyou bu*.” In Wilson Ming and Stacey Pierson, ed., *The Art of the Book in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6), pp. 175-191.

Kao, Karl S. Y. “A Tower of Myriad Mirror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arrative in the *Hsi-yu Pu*.” In Chow Tse-tsung, ed., *Wen-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 vol. 2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pp.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5-241.

Li, Qiancheng. *Fictions of Enlightenment: Journey to the West, Tower of Myriad Mirrors,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2004.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Dong, Y. (1996). *Xiyoubu* (*Supplement to Journey to the West*). Beijing: Shumuwenxian.

Zhou, Zh.-M. (1996). *Xi you ji jiao zhu* (An annotated edition of *Journey to the West*) (Xu Sh.-Zh., Ed.). Taipei: Li-Ren.

Fu, Sh.-Y. (1986). *Xi you bu chu tan* (A primary study on *Supplement to Journey to the West*). Taipei: Student Books.

Kao, K.-H. (2003). *Xi you bu qing yu zhi meng de kong jian yu xi jie de yi han* (*Supplement to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meaning of the space and the objects in the erotic dreams). In Yu A.-B. (Ed.), *Qing yu yu wen hua* (Passion, desire, and culture) (pp. 309-340).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Lin, J.-L. (1999). *Xi you ji xu shu shen mei xu shi yi shu yan jiu* (The aesthetics of the narratives in the sequels to *Journey to the West*).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Lin, Sh.-F. (2010). *Shi lun xi you bu qing meng de li lun ji chu ji qi yu yi*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the dream of desire' in *Supplement to Journey to the West*). In Chung Ts.-Ch. (Ed.), *Ming Qing wen xue yu si xiang zhong zhi qing li yu xue shu si xiang pian* (*Emotion, reason, and desire: Studies in Ming and Qing literature and thought*). Taipei: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Liu, Hs.-Ch. (2007). Interweaving of textual memories: Intertextuality in Hsiyou Bu. *Tunghai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 111-138.

Hsieh, W.-H. (2009). The author and accomplishments of "Hsi-you-bu".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24*, 115-138.

臺灣博士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Yang, Y.-Ch. (2008, December). Meng yi ou tu yu yi liao wan ming dong yue wen xue yu xin li zhuan ji (Somniloquy, vomiting, and medication: Dong Yue's literature and psychological biograph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Fall, Repentance, and Salvation: Repentance in Chinese Culture, Taipei, Taiwan.

Zhao, H.-J. (2006). *Ming yi min dong yue yan jiu* (A study on the Ming loyalist Dong Yu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